

五十年來記者生活之片段

包明叔

我在民國六年由揚州到鎮江苦兒院辦慈善教育，時常來往上海，因結識了申報主筆陳鳳韓先生。他當時擔任申、時兩報社評。筆名申報作「冷生」，時報作「冷血」。他約我先作地方通訊員，並介紹我向副刊自由談主編「天虛我生」陳柳絮先生投稿，陳先生就是現居臺灣陳定公的父親，所以定公一名小蝶。後來申報每周出一張畫刊，用最新網版製圖，徵求有建設性的照片。會發表過我所投鎮江新舊區的照片八幀。我的攝影術並不高明，但經過網版製片，髣髴一個醜婦人化粧之後，就綽綽多矣起來。鎮江青山臨江，本質甚佳，但不善經營，便蒙上個「窮山惡水激揚刁民」的壞徽號。自從展開新舊區計劃之後，所有崗巒起伏荒蕪的土丘，都變成扶疏碧綠的菜田，不到十年，單是改良蠶種製造場，已有廿餘家。無錫蘇州兩蠶業竟逐漸移到鎮江。申報畫刊介紹，不無微功。南京定都後，中央日報經濟波社社長，邀我通訊。

民國十六年鎮江決定為江蘇新省會，第一個缺乏就是沒有一張可看的日報。地居京滬兩大之間，每日上午八時半南京大報先到，中午十二時半上海各報齊來，全市充滿了外埠報紙，連地方報業透不過氣來無立足餘地。時鎮江商會副會長坤健君先生，是一個熱心地方事業者。他同我說：「鎮江扼南北運河孔道，為長江商埠，今又升格為江蘇省會，為什麼不能辦一張可看的日報，你可以辦嗎？」我說：「我是投稿人，不是辦報者，恐難勝任。」他說：「你試試看。」我辦印刷廠。第一要自己鑄字。第三要有稿費。第四要有日電。他說：「都不成問題。印刷廠我與陸小波會長及上海閻慧予先生擔任招股，請你做經理。經費先立預算，館址先設在英界，日夜可供電。」這是十六年春天的計劃，到了八月江南印書館成立。十月一日新江蘇日報以每日對開兩大張嶄新面貌及內容與讀者見面，無論識與不識，皆認為不同凡響。但費用每月要淨貼兩千元，超出預算一倍。同時本埠各報向胡健春要求，援例每家津貼兩千元。進退兩難，大有曇花一現之勢。我於是乎病矣，咯血住入醫院。胡先生前來安慰，問我：「如得到兩千元一月津貼，我們幾時可以自立。」我說：「要半年。」他毅然決然說：「商會助你一年，你放膽幹吧。」銀子是好寶貝，不數日我就霍然出院了。商會對各報說：「新江蘇等於商會的機關報，我們獨要貼包先生，就是不貼你們。」託天之福不到一年，陳果夫先生在中央黨部看到本報說：「這是有希望的報紙。」以中央黨部名義，令江蘇省政府每月補助二千元。商會從此一文不貼，各報亦翕然無話可說。並且與江南印書館分割自立。

一張報紙，如祇有印刷漂亮，沒有內容，等於繡花枕頭，仍是一肚稻草，不能持久。我所請的主筆，是革命先進歐陽程善之先生，他具有熱血革命精神，一枝剛柔並濟的筆桿。他是辛亥革命前，與民權民立三報鼎立。二次革命中，歐先生他為隨營秘書。失敗之後，回到揚州，隱居事母，與世絕交。我在中學時，先生授史學，有師生關係，慨然擔任筆政。十年如一日，對於國家大計及蘇政措施，多所貢獻，故歷任主席鈕惕生、葉楚傖、顧應三、陳果夫諸公無不優禮有加。他與楚傖先生，在上海同時辦報，葉先生每過揚州，時升堂拜母。果夫先生說：「我們不僅僅讀了善之先生文章政論就算滿足，我們要請善之先生出山從政實現其經綸才是道理。」但善之先生文章雖不保密，仕途早已無心，雖顧問諮議，都婉辭不受，不但實貴了自己的操守，並且堅立了新江蘇的報格。

民國二十六年春，果夫先生忽然約我談話，我以為報紙上出了什麼亂子。我雖擔任京滬報紙特派員，但從來不喜歡以記者名義，訪問省政當局。我先問秘書羅佩秋：「主席對新江蘇有什麼不滿，請您轉達，何必弄得當面計較。」他說：「非也。你見面就知道了。」我如約往謁，一談三小時留我吃中飯。大致是對新江蘇如何充實內容，做了一簡單的決定。當時杭州有一東南日報，由果夫先生扶植從平面機改為捲筒機。啓用之日，陳先生曾邀我同往參加典禮。他對我說

：「希望新江蘇為鎮江的東南日報。」記得那時
 東中日報社長，就是現在大名鼎鼎的申影董事長
 胡建中報社。次年是本報十周年紀念，計劃新建
 館址，購置捲筒機。預算四萬元，陳先生叫我自
 籌一半，餘由省府補足。紀念冊向中國銀行借款
 的季節，倉遑北顧，踏上八年流亡的征途。這是
 我記者生活中，由艱苦而鼎盛，又由鼎盛而暴落
 的過程。

我在這十年片段中，兼中央日報及申報特約
 通訊，自己又辦了與人角逐的日報，內務外勤，
 集於一身。有一次孫傳芳過鎮江，駐足在車站火
 車中。同業皆想見孫一面，他們都走大道正門，
 被阻不得入站。我穿便道，遇到江遠來的火車，
 因趨避跌了一交，幾乎火車撞死，失去手錶一隻
 。但是孫傳芳被我看見了，即時發電京滬，第二
 天只有我家報紙有一篇孫總司令記，可算是以性
 命換來。日報的新聞愈遲愈有價值，往往深夜來
 了特別新聞，但不須要改版排列，同時要重寫時
 評，弄得天下大亂。但是次日新聞與眾不同了。
 更深回家，在冬春之交羽風刺臉。北斗星的星頂
 發現在古時，以為天旋地轉，那知七星位置四季
 不同。當時皇帝大臣專負責任是早朝。我們無冕
 帝王、專負責任者是斷斷。蓋新聞記者祇可以夜
 當日，有時大早要跑特稿，却不可以畫作夜。

新江蘇在省會發行，省開當然要佔許多便利
 。不但提高了省會同業的水準，而內容不進則退
 ，亦無日不謀改活。中央社最後要聞，初由夜車
 寄遞，不免有時落後。後由報館自備收電報機，
 每夜接收中央社密碼電報。鉛字樓由老五號改新
 五號新六號。篇幅由八版增至十版。到了抗戰前
 夕已用四架對開機，電動開到上午六時半。利用
 公路汽車，揚州七時見報。清江十二時半見報。
 與京滬各報爭取者，就是大江江北一條生路。報
 數由一千份，逐漸增至一萬三千。不但省會報
 紙之牛耳，蘇錫地方報紙，向來驕傲者，亦為之

低頭。茲將值得回憶的幾件事向中外讀者報告。

搶先的社會新聞

地方報紙的新聞，本地重於外埠。蘇錫報紙
 之能生者，全在本地新聞。新江蘇創刊不到一
 月，就感覺到無出色新聞材料。有一天下午三時
 ，一位警察周朋友來說：「北固山下，甘露寺邊
 ，出了一個謀殺新婚太太的新聞。一對在上海結
 婚新夫婦，由滬來鎮江渡蜜月，同遊北固山。江
 邊盤桓時，丈夫將妻子推下江中，不顧而去。被
 人發現，將女子救起，問她住處，她說隨乃夫來
 鎮，住萬全樓客棧。隨即報警，一方面送女入醫
 院，一方面到客棧見到這位丈夫，正在整理行李
 預備開江，已被警察拘去。」我們正在整理文件
 即到弘仁醫院訪該被害人，才知道這位女士在報上
 登了一條徵婚新聞，與她半月前結婚者，就是推
 她下江的應徵男士。未結婚以前，這位男士，說
 她自己如何有錢財有地位。到結婚以後，不但空無
 所有，還要女士供給他的食用，那知他所欲不遂
 竟，下此毒手。我們隨又到警察局去訪該這位丈
 夫姓趙某某，他說：「是實應祿人，未結婚以前
 ，希望與她同心謀生，不料她虛榮心重於一切，
 今天是她滑腳下水，不是我推她下江。」我就問
 他：「太太失足下水，你為何不呼救？為什麼不
 顧而回到棧房想『逃之夭夭』呢？」趙大哥到此
 語塞。我們得到這個豐富而新鮮資料，第二天將
 本埠版完全登了這篇新聞。另外兩欄我寫了一篇
 弘仁訪難記，詳述被害女子的境遇與悲痛。讀者
 尤其是婦女，不啻以同情，大有上海閩瑞生書
 妻子蓮英情節復高。等到我們新聞發表後，本外
 埠同業，在我們後面直追。但是我們一路領先，
 等到「趙大哥」判徒刑七年執行以後，足足的有
 三界之久，而新江蘇新聞起先，議論正直，在
 報界地位，直飛猛進。到了案結以後，這位小姐
 濃粧淡抹打扮得妖嬈古怪的樣子來拜見我數次。

表面上稱謝，骨子裏要想我替她謀事，並且表示
 敬慕。我於是在報上公開來了一則短評，大意說
 ：「妳是一個可以自立的女子，在上海為什麼不
 先解決生活再求配偶，而以時髦作風，來一個登報
 徵婚？須知與妳一面不相識的『趙大哥』，他是
 一個窮極無聊，沒有辦法的單身漢。他應妳的徵
 婚，滿想得到妳一種全副才貌，好自己翻身。那
 知他以為妳有虛榮心，使他受不了，他自己生活
 尚成問題，加上妳這個包袱，他就更感覺吃不消
 ，故爾下此毒手。幸天有眼，使妳不死，得到法
 律保障。假如妳不幸死了，論理是他負妳；論情
 是妳欠債重於先。今幸案情已結，妳是三相有勇
 氣的北方女子，你仍盼回到江浙鄉，謀一個相當位
 置，自求新生。如你依然流回家鄉，同情者有人，
 崇拜者則不多，妳不如歸去罷！」此後，她便不
 再來麻煩我了。

日本海軍無理取鬧

在顧豐三先生第一次主蘇時，我遇到一件事
 ，是韓國志士安崇根刺伊藤博文中之新聞，中
 有「不幸中副車」一語，被日本駐鎮江軍艦艦長
 看見，拿去見顧主席，要求他請新江蘇社長到兵
 艦上談話，這等於向江蘇省政府發拘票，傳中華
 民國的公民審問，省府欲我自己處理。時周佛海
 連任教育廳長，我先去看他。他說今天省府開會
 ，我同你去見顧主席。相見之下，顧先生對我
 很不客氣，責我多事，叫我自理。我當時年方四
 十左右，血氣未衰，與顧先生計較起來。我說：
 「新江蘇是江蘇省的報紙，在你管轄之下，你
 當然要負外交責任。我有錯處應受中華民國法律
 制裁，封報館、坐牢獄、甘願接受。你將我推到
 日本人的軍艦上去，聽外人宰割，那有這種政治
 ？」而且「不幸中副車」是轉載來的新聞，將伊藤
 恭維到如秦始皇，他還配不上呢！」會議室在外
 間，開會的廳處長已來得不少，而我認識的除周
 佛海而外，還有一位農礦廳廳長何玉書，聽到我
 的聲浪進來排解。叫我先回去，省府自有辦法。

結果省府指派公安局長陳復處理，陳復派了徐督察長到軍艦解釋是轉宣他報了事。

經過這次爭執，顧先生不但不介意，並且很愛護新江蘇。抗戰爆發，新江蘇流亡到三戰區復版時，更得到他許多的支助。

劉煜生之死

鎮江有一家報紙，名曰「江聲」，是一位帶有流氓氣劉煜生所創辦。他原籍江西，在新江蘇未出版前，他是一家竹槓報紙。新江蘇後來居上，對我深為忌妬。他對地方無孔不入，刊載搗蛋的新聞，為的是錢。商會會長陸小波替人講情，他說：「這條新聞本來祇需三百元可以了結，現在既請陸先生出來講情，陸之為言陸」，非陸百元不可。」他在趙次驊長民政廳時，也因為廣告費不滿意，大舉攻擊。在上海小報上，發表一張趙先生的照片，而背上一枝鴉片煙槍，因此公私結怨甚深。

時鎮江有一位財主世家于德甫先生，他的兒子名少甫，也是一位秀也者，生了三位少爺，是一個封建式的家庭。德甫先生守舊到家中不裝電燈與電話，說電線是天羅地網，要不得。但三位孫少爺受了新的教育，並且超時代。老大與老二既是大學畢業，滿臉的優越感，與人講話眼睛望在別處。有一天光顧做館，承他們情，因為我們母舅天沈之是我的同學，請教我一聲老伯。我榮幸之餘，問他們有何見教？老大開口了，說：「我們想在貴報每週出『副刊』，」我說：「好，副刊叫什麼名字？」他說：「鐵犁」。我心中為之一驚，說：「名稱新鮮，當然歡迎，不過你們大稿，最後要經我檢查一下，免得你們昆仲受累，」他們向我笑了笑，點點頭，似乎又搖搖頭而去。他們有發狂狂，欲罷不能，又找到劉煜生，說起我的態度。劉兄說：「你們怎麼去找他，他是腐化份子，他敢接受嗎？我不但歡迎你們，我還可以替你們寫文章。於是「鐵犁」在江聲報

上出版了。當時左派作品名普羅文學，劉煜生為他們加油助長。

某晚，趙次驊（民政廳長）與陸小波在顏料商凌煥增公子少增家雅室中聊天。談到劉兄，趙說：「你們鎮江怎麼會容許流氓式的報紙存在？」陸小波等說：「省政府怎麼能容反動的報紙生活？」彼此反詰，斷送了劉煜生的性命。乃由一位巨紳，選了幾篇劉煜生寫的鐵犁文章，送到省政府去了。官司打了一兩年，上訴驚動了監察院來澈查省府是否濫權。結果，以為共匪張目的罪名，槍斃了劉煜生。我當天發了一則申報的新聞電報，說江聲報社長劉煜生被省府槍斃。省府對於這個電報很表不滿，但是因為我向未編印燈生，也說罷了。鐵犁上面負責者是于老三，名在寬，是上海銀行練習生，同時被拘，結案後，以少年無知無罪釋放。

做了隨政記者

抗戰時，新聞界有隨軍記者，在果夫先生主蔣時勵精圖治，當時主要推行者，有實行保甲、遍查戶籍、測量田畝、力行禁煙、導准入海、洪湖築壩。廳長時常出巡，他們為便利發表京滬新聞，歡迎我參加行列。我無以自名，名之曰隨政記者。有一次馮玉峯先生到崇明海門去考查禁煙成績。省立醫院汪元臣院長隨行。在袍壩上過夜，月色甚佳，我到甲板上賞月，見一雙拖鞋放在船板上，知道是元臣所有，高呼元臣，祇遠遠在江中聽見一聲「明叔我在這裏」，再呼不應。隨令船員划舢板順流去找，手電亮處，元臣被人救到岸上了。崇明江海相交，儼成大海，他不知水性，要洗江洗澡。不是我發現，一定沒命。我報上發表過一個標題：「我在揚子江頭救過他一命」。

在徐州到沛縣公路上，同余井塘先生（他當時主民政）遇到一個特別鏡頭。當離縣城二十餘里的前面，見一羣民眾約二三百人，排在馬路兩側。離羣約三百步馬路上，有一位帶盆筒帽子穿長衫者在馬路中央徘徊趨起。知有事故，迎接我們的大約有二十隻馬隊隨時戒備起來。這個長衫朋友，在百步前就跪倒塵埃。井塘廳長命隨從不要驚嚇他，帶他上車。問他為何阻攔幽車，他說我們有冤要上訴於廳長。井塘說：「你有冤在車上我不好處理。你帶了羣眾阻塞公路是歡迎我的，還是招待我？」他說：「不敢，是歡迎廳長的。」井塘說：「那麼，你去叫他們讓出一條路來。」這位仁兄馬上下車將羣眾分成兩排，各人手持長香，夾道而坐。我們馬隊也分成兩排把羣眾夾在中間。我們公車在兩層包圍中通過。並將長衫朋友一齊帶到縣城。縣長蘇民見了，簡直要罵道：「你這樣壞人，壞到這樣程度了，簡直要造反。」我們在檢閱縣保安隊時，遙望那些羣眾還在馬路上呼呼作聲，想穿馮馬路肇事。檢閱式就在不景氣的情況下草草了事。

蘇北大水災

高級長官到地方巡視，當然可以發現種種民情，以備作綜合檢討。但好的方面，都是事先布置，用了不少人力、財力，如同打了一次強心針。而社會反面，因為你看不到聽不見的事情很多，不易給你了解。廳長未到以前，已派人到鄰縣迎接。既到之後，全體動員，粉飾門面，不免徒然令人有勞民傷財之感。因為我是記者身份，可以離開了他們行列，找到我分銷處及訪員，所有一切的一切，他們都是很客觀的供給我材料。我祇能作參考，亦不能盡信。

民國二十年秋，蘇北大水，運河在高郵決堤，淹沒了江都、高郵、寶應、興化、泰縣、東臺、儀徵，可以說揚州七屬，幾無一幸免，尤以高、寶、興、泰、東為甚。其範圍之廣，損失之大，為民國以來所未有。海安（泰縣屬）韓止老（國鈞）以退居之身，來省不約而聚者數百人，浩浩蕩蕩，聯袂向省府主席葉楚傖請求救災復堤。

葉主席以己饑已溺之懷，慨然允盡全省財力以赴。隨向中央保薦止老督辦復堤重任，蘇省人士赴憤情緒，為之稍平。獨鎮江冷禦秋，在大眾之前，向葉表示異意。葉楚愷毅然決然說：「我已對不起蘇北父老，我一誤不能再誤。」蓋平救生也有靜極思動之意。當時新江蘇每日專版詳載蘇災復堤消息。所有水利專家意見及計劃，皆自動集中於新江蘇。韓止老當家宣稱，新江蘇是復堤工程宣傳報紙，大家欲知工程消息，請看新江蘇，有實實意見，請投新江蘇。新江蘇聲譽，因救災復堤達最高峯。到兩三年後復堤完工，我向止老索專利材料，他笑道：「你來不是好意思，你要稿子可以，拿什麼來報酬我。」使在座皆拍掌大笑，其風趣如此。

導淮工程之偉大

接葉先生主席之位者，是吳興陳果夫先生。先生是有肺疾者，痰孟向不離身。但其精神倔強，思想新穎，不但受黨內同志愛戴，且能收黨外賢能樂為之助。新江蘇在果夫先生未蒞蘇前，雖與黨接近，但我由黨友變為黨徒，實果夫先生促成。他兼導淮工作，是他在蘇省任內一大任務，他到蘇北好幾次，我幾乎無役不從。最後他到清江浦初步完工工程，事先我不知道，他隨行看見我，問我有興趣同行否？我為了中央日報申報及新江蘇不可失此機會，欣然同意。時間匆促，不能回家向妻子告別，僅在報館携了照相機，連牙刷手巾都不及檢帶。一去約有七天工夫，不但了解了果夫先生為黨國志願之大，並且深悉先生的生活習慣。回來寫了一篇勸進日記，因欲取材生動，有些地方，不免寫實白描。許心武是我的儀徵老鄉。是水利專家，負責導淮，他說：「你新江蘇不但採取正式新聞要得到我的同意，就是果夫先生他，也得問問我老兄好寫日記。」有次會見我，他又板開面孔說：「我老兄當日記，對於果夫先生個性，不可說得過謙體。」我不懂他的意思，以為果夫先生會問他有什麼表示，我這編筆不寫了。一日在車站遇見果夫先生，他怒

然而我說：「你寫的日子真有趣，為什麼不續寫？」我說：「有人說我寫得太裸體，有失主席尊嚴。」他問：「那一個說？這是不懂日記體裁的話。你不要相信，我喜歡看下去。」足見許老兄是一個偽君子也。在動工中最後一幕，許兄吃我一個軟釘子。勸工範圍，由最後一浦到海州，大概有京滬的路程。利用飛機，才可以看得清，且省時間。當天上海來了一架雙螺旋槳的十六人團位飛機。我問許兄有我位置否？他說：「要去的人有二三十之多，只有十六個位置，那裏有你的份呢？」我那天早上就不離開果夫先生。早點前，心武拿了一張飛機座位名單進來請示。果夫先生看了一下，見我不開口站在旁邊，他問我：「包先生，你去不去？」我說：「我任務尚未完成，希望回去，但不知有何位置？」果夫先生隨將我名字寫在名單上，敬陪末座。許兄拿在手裏出來向我說：「不是我留了一個空位，你就想去也是枉然。」我說：「那麼我還要謝謝你。」飛機在空中所見導淮工程，亦不過如同人家房屋上漏水的

水漕。午後回程，超過運河線，索性屋上漏水的潭湖。湖的面積，不比洞庭小，但在高空看去，也不過一個大汪洋而已。遂折衷找運河，見前面鳥暗暗一個蔥綠世界。果夫先生問是什麼地方？我說是實應。許心武硬說沒有湖。我說：地圖上實應在洪澤湖之東，淮安沒有湖。說時慢飛行快，小小的實應城已在眼前。我說：「許先生祇知水利，而不知地理。」他眼睛望我瞪了一眼，所以他始終不快活我。對我寫日記，沒有捧他的話，他更是心中耿耿，反而下我的警告。我們歸途巡視洪湖大堤的活動壩工程。這個工程目的是平時蓄洪澤湖的水量灌田，到飽滿時，自動開啓，用導淮的河槽，由淮河故道入海。工程之大，為民國以來所未有。場地有一千多工人。工程是陶毅記現在陶桂林國大代表所承辦。陶先生工程成績，以上海跑馬廳前國際飯店十四層鋼架大樓聞名於中外。我們看到正在打樁，水泥與鋼筋堆積如山。工作地有一個高樓，上面寫了「實幹」

「苦幹」「硬幹」三個大標語。抗戰軍興，工程中綴，所有材料竟被日兵移作他用。我前天會見陶先生，他已古稀老人。但復國再建洪澤之願望，仍未絕望。

廳長印象如何

余井塘先生巡視泰縣有一段插曲，也是我新聞記者生活中的趣事。新聞記者隨大老官考查政治，你不能過高抗，也不能過隨和。過高抗則把你當考察對象，守口如瓶，得不到地下新聞。過隨和，他就製造新聞，要你捧場。有時地方官待我如上賓；有時以爲新聞浪子，連隨從都不如。不過余先生特別注意，他每到一處，自己上了迎接的汽車，必查點「包先生」，於是主人就不得不對我另眼看待了。時泰縣縣長張維明是我的好友，當然彼此不外。但他對於余先生貼身隨從，則是更另眼看待。泰縣一座叢林光孝寺。禪房深院，高樹森森，羣鶯亂飛，是一個招待上賓所。在。方丈和尚法號南亭（現在臺北）布置了兩間特別臥室。張縣長將裏間安頓廳長，外間安頓隨從。我則請與大衆和尚睡在一馬槽舖上。我當時疲極，睡不無有蚊蟲夜曲深沉之感，但祇好硬頭而臥。忽然在半知半覺中，聽到有呼「包先生」者，乃隨從奉廳長命請我去睡在他的外間。我得此龍召，也就如命辦理。到了第二天清晨，張縣長輕腳慢步，掀開門簾，伸頭一望，看見我高臥床上，驚惶無所措手足。他是個極機敏者，隨就挨着我床边坐下，低聲問道：「這兩天廳長印象如何？」我只好忍心善理的向他耳邊說：「好得很。」其實余先生正在考察未完時，絕不會在我面前，表示印象好壞也。

以上是我從事新聞工作的回憶之片段。自抗戰爆發以後，新江蘇八年流亡播越江湖。五次停畀，五次復刊。地下工作，迄未間斷。血淚史蹟，異日當另文詳之。

（小啓）前刊拙作漫談望星長江。有「唐王浮沈北國山下詩」，灣字誤作維字。又「君子居居下流。」誤作「君子居居下流。」，特此更正。